

1975年,他们在摩洛哥播撒友谊与医术的种子

今年是中国派遣援摩医疗队 50 周年。50 年来,上海共有 197 批、2025 人次医务人员不畏艰苦、白衣执甲奔赴摩洛哥,让援助的薪火代代相传,他们用医术架起中摩友谊桥梁,为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上海力量。近日,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上海医生在摩洛哥(1975-2025)》一书出版。本文摘编自该书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退休医生张柏根的文章,作为第一批援摩中国医疗队队长,他的经历是中外友好的生动见证,更是跨越山海的无私大爱。

34 岁接过援摩重任

1963 年,我从学校毕业后进入医院工作,成为了一名血管外科的医生。1975 年,34 岁的我接到了国家和组织给予的一项重要任务:担任上海首批援摩医疗队队长,同时兼任临时党支部书记,带队前往摩洛哥开展医疗援助。我深感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医者使命。

首批出征的这支队伍一共 12 人,来自仁济医院、瑞金医院、新华医院等各大医院,既有学西医的,也有会针灸的,还有能说一口流利法语的。在当时出征的援摩医疗队中,这支队伍

还创下了平均年龄最小、队长年龄最小的纪录。9 月,我们一行人启程远赴摩洛哥,开启了为期两年的医疗援助工作。

在忙碌与挑战中站稳脚跟

我们首先抵达了首都拉巴特,与大使馆人员交流后,得知我们是国家派出的第一个下沉到摩洛哥基层的群众团体。离开大使馆后,医疗队马不停蹄赶往此次援摩的驻地——赛达特省哈桑二世医院,在这里掀开了上海援摩医疗历史画卷的首页,我们也有幸成为了第一批前去播撒种子的人。

在我们到来之前,哈桑二世医院

有一名外科医生和一名内科医生驻扎。内科医生年资较高,是从私人诊所临时调过来的,性格比较随和。外科医生的性格相对比较直接,在中国医疗队来到医院的一周后,外科医生便撤走了。还没来得及熟悉环境,医疗队就投入到白天门诊、晚上急诊全天无休的忙碌状态中。在相对有限的医疗条件下,无论是小毛病,还是大手术,甚至是护理工作,来自上海的医生都是冲在第一线。那段时间,大家都非常疲惫,没有休息的空档,全靠意志力支撑,不知不觉挺过了 3 个月。后来才意识到,这 3 个月其实是对上海医生的“考察期”。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以精湛医技和敬业精神安全渡过了“考察期”,并且取得了当地政府和医院的信任及赞扬,医疗队因此获得了高规格的接待——相继受邀到当地市长及省长家中做客,这是一种被当地人视为表达充分尊重和认可的礼仪形式。

上海医生的好口碑渐渐传播开来,随着就诊人数的不断增加,我们这

支由外科、内科、妇产科、麻醉科、检验科、手术护士组建的医疗队需要面对日渐增加的各大病种,来院急诊的车祸患者比较多,很多时候我必须身兼数职,既是普外科医生,又要治疗骨科患者,还协助妇科医生手术。

单调生活里的温暖点缀

与繁忙的诊疗工作相比,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显得单调和枯燥得多。一方面,业余时间几乎会被突如其来的急诊占用,另一方面,哈桑二世医院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设施有限,比如闷热的夏天没有电风扇,只能依靠冰块和手摇扇防暑降温。

在日复一日繁忙且单一的日子里,唯一一件能让所有队员感到兴奋的事情就是给家人写信。50 年前,当地设施落后,我们的住所没有通讯工具,因此队员们每星期可以通过大使馆向远在国内的家人寄送信件。每一次,队员们的信纸上总是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寄托了大家对家乡深深的思念。

母子同患“怪病”,元凶竟是消毒液

近日,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门诊接诊了一对特殊的母子。患者罗女士患有皮肤病,数月不愈,且将病症传染给 2 岁儿子。就诊时,母子二人皮肤上满是红斑,伴随明显蜕皮症状,而致病“元凶”竟藏在日常用品中。

2 个月前,罗女士发现胳膊上出现几块红斑,伴有瘙痒、起皮症状,起

初误以为是普通皮炎,自行涂抹药膏后未再关注。不料,红斑随后如“爬山虎”般蔓延,从胳膊扩散至前胸、后背,最终遍布全身,形成红紫色丘疹,瘙痒严重时甚至影响睡眠。她辗转多家医院,尝试过十几种药膏与口服药,始终无法根治。

更让罗女士崩溃的是,近期她发现

儿子脖子后面也出现类似红斑,且面积不断扩大,孩子常哭闹着喊“痒得难受”。看着孩子与自己相同的症状,罗女士既心疼又恐慌,遂带着最后一丝希望前往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

问诊后得知,罗女士为了给儿子营造“无菌”环境,长期使用消毒液清洗衣物。他们的皮肤病就是消毒液引

发的接触性皮炎。医生建议立即停用该消毒液,更换衣物被褥并配合治疗。一周后,母子二人皮肤瘙痒明显减轻,红斑逐渐消退,破损皮肤慢慢愈合。

接诊医生表示,“消毒越彻底越安全”是误区。普通家庭无需天天使用消毒液,衣物用清水或洗衣液清洗后晾晒即可消毒。 据“新闻坊”公众号

儿童流感疫苗晚间接种服务受欢迎

“以前孩子放学后,疫苗接种点都关门了。现在在医院晚上也能接种疫苗,我们下班就能带孩子来,方便多了”。近日,上海晨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虹桥分院)推出的“晚间接种服务”,受到不少孩子家长的欢迎。

该院执行院长、复旦儿科医院专家贡海蓉表示,为解决孩子和家长时间协调难的问题,医院将每日疫苗接种时间延长至 20 时,实行周一至周日 8:30~20:00 服务,为附近家庭提供更灵活的接种时间选择。

据悉,时下正值夏秋转换时节,即将进入流感的高发阶段。由于流感病毒易发生变异,因此每年流行毒株可能不同,接种流感疫苗可使身体产生抗体,有效降低感染风险。流感病毒分甲流、乙流等多种亚型,即使感染其中一种也不能免疫其他类型,而接种疫苗是更有效的保护手段。

谭红

梭子蟹有粉色颗粒? 并非寄生虫

近日,梭子蟹大量上市,浙江消费者小沈却在购买的 4 只梭子蟹中发现 3 只腮瓣内布满粉色小颗粒,这些颗粒形似虫卵且似有活动,令其既觉惊悚又纠结是否能食用。这一情况引发众多网友共鸣,不少人表示曾遇到类似现象,因担心是寄生虫而不敢食用。

针对此问题,中科院海洋所蟹类专家崔朝霞研究员给出明确解答:这些粉色生物学名为茗荷,并非寄生虫,而是附生生物。茗荷幼体会随水流进入螃蟹体内,并附着在蟹腮上。虽然茗荷附着会影响梭子蟹的呼吸与摄

食,进而阻碍其生长,对梭子蟹有害,但茗荷本身不产生毒素,对人体无害。只要在烹饪前将梭子蟹充分清洗干净,经烧熟处理后,即便有少量茗荷残留,食用后也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此外,针对网友关心的“死梭子

蟹能否食用”的问题,专家解释称,“死蟹不能吃”的说法主要源于蟹腮易附着环境微生物,螃蟹死亡后体内细菌会快速繁殖并分解蛋白质产生有害物质。不过,海洋渔业捕捞已形成规范操作流程,只要梭子蟹在流通环节的冷藏、储运、保鲜工作到位,冰鲜梭子蟹可放心食用。但若蟹腮出现异味,尤其带有氨味,则不建议食用。

据《钱江晚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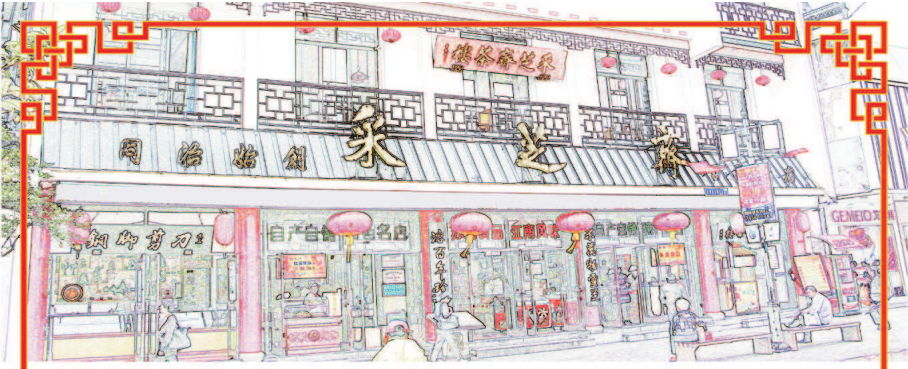
上海南站红十字医疗救护站启用

9 月 13 日,由铁路上海南站与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共同参与建设的红十字医疗救护站正式投入运行。

该站点自 8 月 13 日试运行以来,共完成门诊接诊近 70 人次,提供专业医疗咨询约 200 次,实施现场紧急医疗处置 16 例,并成功通过 120 转运了 3 名急需进一步救治的患者。据悉,该站点已与第八人民医院本部急诊、胸痛中心实现联网。对于疑似胸痛等急症患者,站点可立即完成心电图检查并线上传回医院,实现“患者未到,信息先到”,在救护车转运的 5 分钟路程内即可完成院前干预与院内接诊准备,实现真正的“无缝衔接”。

通讯员 路琼玮





千年观前街 一个采芝斋

苏州热线电话: 0512-67276198 地址: 苏州市观前街91号

全国热线电话: 0512-67274512 网址: caizhizhai.tmall.com